

福音廣傳

《反者，道之動——從「分色牧養」到「碎片化結連」》

王弼福

撮要：

反送中運動使香港教會撕裂，不少支持運動的信徒對傳統教會感到失望，甚至離開教會。為了牧養他們，我提出「分色牧養」，並參與成立「幸福台」、「榮光敬拜事工」等組織。但所謂「分色牧養」絕不僅是分開黃、藍兩派信徒那麼簡單，而是站在「黃絲」的角度追問：是怎樣的教導與架構，容讓那些不明事理、神學的「藍絲」當權，使到教會對公義噤聲？所以這是從形式到內容「以分求全（全備的福音）」的過程，把許多習以為常的事物，倒過來思考，從而提出「碎片化結連」的教會模式，迥異於主流教會模式，並為日後可能出現的信仰打壓作出準備。

本文以個案形式，把一個適切香港時代處境牧養的構思記錄下來，以供參考與修訂使用。

「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；若是這樣，皮袋就裂開，酒漏出來，連皮袋也壞了。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，兩樣就都保全了。」（馬太福音九章 17 節）

〈概況〉

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，一下子把香港社會隱藏的問題暴露出來，出現了大量我們認知、想像以外的邪惡。香港已不是過去在香港，一切回不了頭。香港人不可能無視這期間發生的事，期望重返運動前的香港。我們只能在這既定的事實上，想像、重塑香港社會以至教會的未來。

教會內黃、藍¹ 的分歧在 2014 年雨傘運動時已出現，當時已有一批年輕信徒出走，往後香港教會的青少年事工一直發展困難。在反送中運動中，黃藍分歧進一步被激化。除年輕人外，其他年齡的黃絲也更清晰表達訴求，在政治與信仰上有所覺醒。也有藍絲憤而離開教會，但由於教會領導層傾向保守，出走者多為黃絲，而且數量可能相當驚人。

到底黃藍只是政見，還是價值觀與思維模式的巨大差別（就如男人來自火星、女人來自金星，卻活在同一個地球般需要互相尊重與遷就）？這種分歧是否如同福音派、靈恩派、自由派、基要派之間的分歧，需要分流而治呢？

保守的香港教會能否開放心懷，讓黃絲信徒能在教會討論其信仰關懷如社會公義，還是只能以「禁言」來維持和諧合一？

當社會出現巨大的苦難時，已信主的人想離開教會/信仰，因覺得信仰無法承載苦難；而不信主的人想尋求信仰，因需要信仰來承載其苦難。信仰的危機，常伴隨信仰的契機。

¹ 藍絲/黃絲：在雨傘時期，支持警察、著重保持安定的建制派，會別上藍色絲帶，而爭取雙普選的民主派則會帶著黃色絲帶。自此各政治陣營有了所屬的顏色，而支持者則被稱為藍絲/黃絲。這樣的分歧在教會內同樣出現，卻不僅是政見之分，還牽涉信仰立場。

香港教會因這次運動將會人數增加還是減少，暫時尚未可以知。²但可以估計得到的是，隨著退休潮、移民潮、出走潮，加上經濟可能衰退，教會的奉獻很可能大幅下滑。而且，中共對香港教會的限制將會日益嚴重。

〈四類需要關注的群體〉

這段時間出現了四類值得關注的群體：

- 因價值觀分歧而離開教會者、
- 因價值觀分歧而在教會受壓或禁聲的信徒、
- 尋求公義的信仰追尋者、
- 因反送中運動而準備移民海外的信徒。

第一類：已離開教會者

從我得到的資訊中，這段時間離開教會者，數幾千計，當中有些可能轉投其他教會，有些可能索性不返教會了。如何吸納後者，使他們不致因長期不返教會而離開信徒，很值得關心。現時有「流堂」（Flow Church）專門吸納離開教會者，但若離開者眾，年紀又不限年輕人，就值得建立多幾間教會來吸納這個群體。

第二類：仍在現有教會的黃絲信徒

有些人不打算離開現有教會，但需要一個「同聲同氣」的群體讓他們暢所欲言，沒有言禁。這類信徒多著重社會公義與苦難，期望能參與，貢獻所長。³

第三類：反送中期間尋求信仰者

² 並且，在意識上不要只看流失人數，還要看因此而障礙了多少人信主。

³ 1974年洛桑大會（Lausanne Congress）後發布的《洛桑信約》（The Lausanne Covenant），是近代福音教派最具影響力的文件，當中強調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並重，重構福音的整全性，使福音派神學有更健全的發展。也因著對社會關懷的重視，看到罪惡除了關乎個人罪性，還關乎社會的結構性罪惡。縱然世界敗壞，要待基督再臨時才能扭轉乾坤，但不代表信徒在今世對社會改革沒有責任，這些行動同樣能見證上帝國度。何況關懷弱者的需要、批評權勢的不義，也是聖經的一貫正義觀。偏黃信徒一直氣憤偏藍信徒只談愛與和平，卻漠視公平、公義。

面對變局、混亂與苦難，很多人開始尋求信仰。在香港當前的情況下，這類人較著重公義與苦難，不宜向他們傳講「幸福音」（類似成功神學）。這也是我們成立「幸福台」的原義（下詳），指出福音是既辛辣（對個人、對社會皆具批判性）又辛苦的（生命有些苦難，正正因持守信仰與道德而來）。如今所知，前線抗爭者所遇上的苦難與邪惡，比我們所知的還要嚴重，他們極需要醫治。我們能否與他們同行？

第四類：準備移民的香港信徒

可以預計，往後數年將有大量信徒移居海外。成年後才移民的人，往往終身無法忘卻「香港人」的身分，仍關心港人港事。一般而言，海外華人教會比香港教會更保守。這段時間選擇移民者，大多偏黃，很難完全適應當地教會生活，香港教會能否同時牧養這些「海外香港信徒」？

（我相信「網上教會」能發揮一定功效，讓居港及移民的「香港信徒」打成一片。節目內容只須簡單調整就可以，因海外港人基本上能跟香港「同步」。由於這方面不是最緊急，技術上問題不大，就此打住，日後再作探討。）

第一、三類，我們能有效接觸他們的時間很短，這時候他們也不會想參加黃藍夾雜的堂會，跟他們談「合一」是無意義的。若錯失時機，離開教會者可能變成離開信仰者，尋找信仰者可能信了其他宗教或不再尋找信仰。而第三類群體也提醒我們，現時教會對社會事件的態度，除了帶來流失，還阻礙了一些人信主，將兩個數目加起來（縱然後者無法準確計算），才是我們真正失去的人數。

所以我提出「分色牧養」，⁴希望達到分流牧養的效果，並為中共的打壓作出準備，但好些人因而覺得我在分裂教會。不過我一再強調，分開就是為免最終分裂，分流牧養後仍然要尋求共處，學習共處，縱然現時感到彼此之分歧有如金星人與火星人。但既然同住在地球，還是需要學習的。舉個例子，很多教會的夫婦團契會再分丈夫組和妻子組，因為有些話，就是要物以類聚才能暢所欲言；有些牧養與學習，就是要分開了才能進行。千萬不要陳義過高，只維持表面和諧，那是虛假的合一，只會釀成日後更嚴重的分裂。而且，分流只是起點，不是終點。我不知道終點在哪，但現在需要一個起點讓大家走下去，否則只會彼此消耗能量。

〈「分色牧養」的反動性〉

我在 2020 年 1 月發起成立「榮光敬拜事工」，於 1 月 17 日舉行首次「榮光崇拜」，落實「分色牧養」。⁵

批評分色牧養的人認為此舉破壞合一、分裂教會，若沿用負面的看法，我相信批評者還未看到整個構思最「毒」的地方在哪裡。分色牧養絕不僅是分開黃、藍兩派信徒那麼簡單，而是站在黃絲的角度追問：是怎樣的教導與架構，容讓那些不明事理、神學的藍絲當權，使到教會對公義噤聲？所以這是從形式到內容「以分求全（全備的福音）」的過程，要把一切倒過來思考：會不會我們過去以為對的事，原來是錯的？又或者，它們已經走到盡頭？顯然，我是藉此把過去三十多年上教會所看見的問題，來一次對症下藥。

⁴ 好些人都說「分色牧養」此詞是由我提出的，但我已沒有印象，也查不出出處。如實確出處不屬本人，歡迎訂正。

⁵ 關於分色牧養，可參黃忽藍：〈黃色信仰圈將會興起嗎？——寫在香港教會撕裂之時〉，收於王初福主編：《香港人 2.0：事件尚未結束，進化已經完成》（台北市：真哪嚙出版社，2019 年 12 月），頁 74-82；王初福：〈都話唔關政見事〉，《時代論壇》2020 年 1 月 10 日，〈https://christiantimes.org.hk/Common/Reader/News/ShowNews.jsp?Nid=160836&Pid=115&Version=0&Cid=2144&Charset=big5_hkscs&AuthorName=%E7%8E%8B%E7%A4%BD%E7%A6%8F〉。

有人質疑，信仰有分黃、藍嗎？信仰無分黃、藍，但有真假虛實優劣，而且不要誤以為有所謂中立、超然的立場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一章 10-12 節說的話意味深長：「弟兄們，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。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，只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。因為革來氏家裡的人曾對我提起弟兄們來，說你們中間有紛爭。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說：『我是屬保羅的』；『我是屬亞波羅的』；『我是屬磯法的』；『我是屬基督的』。」「屬基督的」不是超然於「屬保羅的」、「屬亞波羅的」、「屬磯法的」嗎？不是！在現實處境裡，「屬基督的」不過是既有黨派外的另一個黨派而已，仍然有其信仰假設，須受真理檢測。若我們又用人人都有錯、人人都有道理之類的論述把一切「河蟹」掉，就落入華人文化「和稀泥」的窠臼。不要一看見意見紛歧就覺得不對，而是要辨明意見中的真假虛實優劣。

事實上當我們「反對」某些事物，就在「反」之中尋找「對」。「反對」不一定「對」，我們也不能「純反對」而不求真、自省。「分色牧養」當然也要論證、要自省，不過這不是本文要處理的範疇，只能另作書寫。這裡要集中論述整個搭建過程。

〈從「通識大補課」到「幸福台」〉

2019 年 10 月 22 日香港基督教聯合書展期間，陳恩明牧師和從事媒體宣教的歐建樑弟兄（外號「春麗」）來探班，之後我們三人去了下午茶，席間談到「分色牧養」、成立網絡教會、基督教網媒。「幸福台」⁶ 於焉在 11 月 5 日啟播，逢周二晚在 Facebook 直播討論信仰與時弊，每次由不同嘉賓主講，最多時（至 2020 年 3 月）有 800 人看直播，之後看播錄的又有數倍人數。在基督教網媒中算反應相當之好，短短數月間已在香港教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。

⁶ 「幸福台」Facebook 專頁：

〈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%E8%BE%9B%E7%A6%8F%E5%8F%B0-107928173975259/?ref=bookmarks>〉

「幸福台」的起源更可追溯至 2019 年 7 月。7 月 1 日示威者衝入立法會，佔領議事廳。7 月 2 日翌日浸會大學宗哲系羅秉祥教授在其 Facebook 寫了一段從倫理學反省抗爭的文字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便聯絡他會否有興趣辦講座，他爽快地答應了。原先我希望用宣道出版社的名義舉辦，但發覺有太多繁文縟節要處理及顧忌，倒不如當個促成者更好。

我連絡「教牧關懷團」召集人王少勇牧師，商討後使用該團及香港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的名義主辦，又邀請另一位講員郭偉聯博士，而教牧關懷團的陳建榮傳道則答應處理場務，不久王少勇牧師找到循道衛理香港堂願意免費借出場地。當天下午即落實所有細節，出宣傳稿，24 小時內完成海報設計。7 月 8 日晚這場名為「『敲碎玻璃之後——如何作政治倫理判斷？』通識大補課」的講座，坐滿了教會 700 個座位。聚會前大家就戲稱這是趟「連登化」的事工。⁷ 事後這群核心班子對「通識大補課」的理念，念念不忘；當提出成立網媒後，我就將兩批人撮合，再加上邢福增教授，就成為「幸福台」的組成班子。

從「通識大補課」的舉行到「幸福台」的成立，已讓我們發現傳統教會發展停滯的一些原因：

- 香港教會雖然在幾十年間有長足的發展，但正由於發展得愈來愈有規模，已有「大到不能錯」的心態，有嚴重的「管理主義」官僚化傾向，失去靈活性與冒險精神。凡事要「從長計議」，一個活動往往要籌備多時、開會多次，並且避開有爭議的課題與人物，「安全系數」極高，傾向做些「不會出錯」、

⁷ 連登：LIHKG 討論區，俗稱連登，是香港的網上討論區。討論區上年輕人各抒己見，甚至激烈辯論，最終每每能夠達成一種「隱性民主」，提供大方向，以至行動。「通識大補課」後我提出「事工連登化」的講法，可參胡文傑、麥嘉殷、高思憫、李靜蕙採訪：〈連登 × Telegram × 反送中——新興社交平台對教會牧養的啟示〉，《時代論壇》1665 期（2019 年 7 月 28 日），頭版專題。

「不會收到投訴」的活動。然而「有爭議」不代表「有錯」，處理爭議就是個明辨是非、尋求真相真理的過程。這是個信徒最願意學習、教牧最有效教導的時機。「從長計議」有時是「拖」字訣，期望爭議儘快過去，就不用處理，卻錯過一次又一次的教導機會。長此下去，將會倒掉信徒學習的胃口，製造更多是非不分的信徒。信徒膚淺，不完全是信徒的責任。雖然教會是麥子與稗子並生，但我們要避免製造有利稗子而逼死麥子的土壤。

- 這種「管理主義」傾向「從上而下」（美其名為「異象」），由一班「管理精英」（教牧、長執）決定一切，其他人只是扮演順服命令的「工具人」角色。這在其他時空，也許湊效，但香港卻是個知識型社會，很多人都受過良好教育，他們的知識與能力，都不在教會領袖層之下。並且，他們更了解信徒的需要（他們就是信徒）、更富創意、更願意冒險。
- 官僚化的辦事模式，既浪費資源，又缺乏效率，並且官僚的限制，就成為事工的限制。然而幾個「興味相投」的人，只要搭配相應的技術人員，善用現有資訊科技，就能價廉、物美、效率高。資訊科技的高效本質，本質上有「反官僚化」的傾向。
- 抱歉的說，近年平信徒「社會精英」進入教會和機構的管理層，不一定是好事，尤其是當他們的真理知識與靈性比不上其社會地位時，往往以意識形態凌駕教會使命。在反送中運動期間，很多教會領導層傾向保守，跟這些「社會精英」的親建制立場不無關係。事實上這些年來，香港神學界同樣有長足的發展，卻出現「神學進不了教會，政治正確卻進了教會」的情況，這是令人擔憂的。
- 「幸福台」本身就是一種「分色牧養」，裡面討論的議題，在所謂「合一和諧」的教會裡，根本不可能暢所欲言。只有正視爭議，才能教導真理和牧養信徒。信徒聽到的，不是分裂的福音，而是全備的福音，一個可能更符合「洛桑信約」對福音派自我身分的信仰認信。

〈低成本製作，是現實，也是理想〉

2019年12月3日的幸福台主題為「分色牧養 X 黃黃的教會」，我是講員之一。節目播出後，反應不錯。問題是，如果單單知道需要「分色牧養」，卻沒有人去做，就變成紙上談兵。幾番思量，我在12月13日辦了「新瓶新酒集思會」，分享異象，聽聽意見，也請了「流堂」(Flow Church)⁸的潘智剛先生來分享其經驗。之後有幾位參加者跟我保持聯絡，他們成了接著出現的「榮光敬拜事工」的核心成員。2020年1月17日(五)舉行第一次「榮光崇拜」，逾250人出席。可惜1月31日第二次崇拜就因武漢肺炎而轉為網上崇拜。對一間剛成立、尚未鞏固其信仰群體的教會來說，著實亂了陣腳。不過一些原初構思，仍然值得分享。

「榮光敬拜事工」是「幸福台」細胞分裂出來，所以兩者的架構有重疊之處，我會一併討論。它們有兩個基本前提：以分(色)求全(全備的福音)、中共對教會的打壓已臨近。

- 我們一開始就想，如何用最低成本營運一個組織？這當然是因本身沒錢、沒金主，另一方面也是要「以經濟的自由來換取信仰的自由」。反送中運動期間，有信徒因為不滿教會在社會事務上表態(姑勿論是黃還是藍)，就向教會揚言，若教會再表態，他就停止奉獻與事奉。而且不止一樁，甚至以此要求罷免人。信徒當然有權不奉獻、不事奉，但以此要脅教會，本身就是件惡劣的反信仰行為。問題是，這種要脅真的構成教會的壓力！因為很多教會不是財政緊絀，就是開支龐大。
- 事實上隨著退休潮、移民潮、出走潮，加上經濟可能衰退，教會的奉獻將大幅下滑，這已是香港教會需要面對的狀況(寫作之時，香港因武漢肺炎使經濟受創，短短一兩個月間，很多教會與機構也面對斷炊之危；證明我們在經濟上相當脆弱)。所以成立之初，已決定用最少的成本來營運，不要讓「金

⁸ 2019年初成立，針對「離教者」而成立的教會，創辦人為建道神學院老師陳韋安博士。

主」有機可乘，可以用金錢來左右教會。並且我們立志即使將來支持者及奉獻增長，仍然要努力控制成本。事工發展儘量不要造成恆常支出的大幅增加，才能可放可收，維持信仰的獨立性。

- 「榮光」不會購堂址。一方面因為現時香港樓價太高，很多教會的收入都用在供樓，缺乏資源發展事工；另一方面，必須考慮到 2047 年「一國一制」後（此事極可能提早來臨），堂會的物業會否被收歸國有？當香港教會要面對成為「三自教會」還是「家庭教會」的抉擇時，物業會否阻礙了信仰的判斷？
- 傳統教會有一種「開了不能關」的心態，覺得這等如羞辱主名。但這種心態很礙事，一個事工、一所教會、一間機構，若完成其歷史使命，是可以光榮結業的，這樣才可以釋放出人力、物力去做其他更適切時代的事工。太多這類組織與事工，教會就會老化、失去活力。所以我們要讓這些新事工成為「開了能夠關」的組織，甚至在架構上使它容易「執笠」（結束），才能使教會組織有健康的新陳代謝。
- 「幸福台」的財產只有春麗提供的器材，這是他私人提供，主要拍攝場地就在他辦公室。幸福台最重要的資產就是那群核心成員，以及他們的人脈網絡。我們收到的捐款，主要用來添置器材。這是一個相當容易「執笠」的架構。至於「榮光敬拜事工」的架構，也大致相近。這種「開了能夠關」的架構除了避免老化，也是為了在中共打壓時，隨時化整為零。

〈「極簡模式」與「碎片化結連」〉

簡單來說，我們是一個「五無」組織：無大台、無大佬、無銀兩、無禁忌、無遠弗屆（幸福台有一批海外觀眾，也由於設有手語傳譯，更有一群固定的聾人聽眾）。後三者上面已解釋了，這裡集中前兩者：無大台、無大佬。

對偏黃信徒來說，中共對基督教的打壓，劣蹟斑斑，幾不可信；跟偏藍信徒對中共有著浪漫化的想法，根本無法溝通。所以前者必須自行籌算指日可待的宗教打壓。中共曾派地下黨員成為宗教領袖，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儲文，他曾任上海國際禮拜堂的牧師多年，文革時不堪批鬥毒打才公開黨員身分。日光之下無新事，同類事為甚麼不能再發生？當然，現今樂於被統戰的香港教牧和信徒領袖，已為數不少。

面對擅於爭鬥、製造內部矛盾的中共，教會界千萬不要過於自信。我的處理只是提高其打壓成本，減低其打壓傷害。暫時我所了解的是，中共只有成功的新疆維穩模式，而缺乏成功管治如香港這樣國際城市的經驗，但仍然不可小覷其打壓的能力，以及基督教內部的腐化。

通常社會運動都有「大台」來負責組織及指揮，香港反送中運動特別之處在於沒有大台，只有個別組織或網民號召，然後在網上討論具體操作及方針，甚至是各不相識的人在現場開會議決，傳統所謂「蛇無頭而不行」的講法在這次運動中被顛覆了。沒大台、沒大佬（固定的領導者），那如何拆大台、打大佬呢？甚至連參與運動者都不知道哪裡是大台、哪個是大佬，一切變成群眾智慧，一切都如水（be water）。一切都難以掌握，端在乎你是否信任群眾智慧。

現時「幸福台」發展得比較好，但「幸福台」是大台嗎？「幸福台」只是一個網上節目，縱然會製作特備節目，卻無意發展成一個有規模的組織。如果要製作其他固定節目，就會成立另一個組織。揚棄「發展」的觀念，而是以「細胞分裂」的形式，創造更多彼此互不隸屬的組織，才能盡情發揮信徒的智慧與能量（又再強調，香港人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，他們需要的只是充權）。這是「如水」的架構、一盤散沙（碎片化）的局面。結連大家的，不是組織架構，而是共同的信念。

外間對「幸福台」的認識，主要是透過春麗和我，我們通常叫春麗做「台長」，只因器材屬於他。事實上核心成員皆無正式職銜，完全以信念與異象維繫，無所謂任期，隨時可以退出，組織鬆散得不得了。所有決策都是談出來的。那麼怕不怕有一天大家意見相左？不怕，如果鬧翻，解散就解散，大家可以另組班子繼續運作。「幸福台」的資產不是甚麼資源與權勢，而是每一集的內容，以及帶給觀眾信仰上的刺激。一經播出，就無法撤回。這是個沒有「大佬」的組織，不是你統戰了某人就可以操控這個組織。

現代的資訊科技已經使到成立「幸福台」這種組織的門檻相當低，我們只是一個示範，無意成為大台，獨領風騷。我們期望遍地開花。遍地開花後，連統計都有困難，拆大台、打大佬的成本就變得很高。

而這些「碎片化」的組織，互不隸屬，卻可互相支援。現在的事奉形態，不一定是以事工、組織為單位，也可以以人為單位。就如春麗，他同時參與「幸福台」「耶青台」「Jesus Online」「榮光敬拜事工」「麥田圈」……等事工的運作。有一次我為他籌了一筆錢買電腦，金主也很清楚，這筆奉獻是給春麗個人，但也同時等於支援以上各項事工。事實上，我們往往是對事奉者的信任，從而信任相關的事工。

我相信以後奉獻形態也是雙線的，從過去主要支持組織與事工，進而有些是支持個人，而這些人可能同時參與多個組織與事工。這在碎片化的事工和教會模式中，這樣的配搭是合宜的，因為小型事工的工作量往往養不起一個人，但每個活動又需要不同事奉人員配搭。當然事工之間需要互相遷就（譬如節目播出時間），但這種遷就也能變成有機整合，避免撞時間，組成一間無形的電視台。

〈信仰之日常，就是信仰的內涵〉

回到「榮光崇拜」，由於開始了不久，又遇上疫情變成網上崇拜，不算發展得很順暢。但有些理念仍然值得分享：

- 我們繼續談錢。財寶在哪裡，心就在那裡。金錢與奉獻的處理，是重要的教導方式。
- 為了避免受政府太多的干預，榮光不會註冊成為有限公司，申請成為免稅團體。這也代表我們無法發免稅收據給奉獻者。在過去，這很影響信徒的奉獻意願。但前面已說，要以經濟的自由來換取信仰的自由。這也在教導信徒習慣沒有免稅收據的奉獻；奉獻，乃因覺得那件事有意義，有沒有收據是其次的。
- 榮光採用「借堂」形式崇拜，除了為了減省開支，也是想支援堂會。有人認為榮光為減省開支而借堂，是佔了堂會的便宜。這裡有點誤解。如果經濟將會走下坡，大部分堂會都會面對經濟壓力。「榮光」希望透過借堂的租金，「左手交右手」，讓堂會增加收入，支持其事工。而且這也是一種「天國經濟學」。面對經濟下滑，我們需要運用智慧來使「財富倍增」。假設我們交給堂會一萬元租金，那原本給我們的一萬元奉獻，就變成二萬元了；如果堂會多採用機構的服務，那原初的一萬元就變成三萬元了：榮光、借堂堂會、機構，各收到一萬元。這種天國經濟模式在未來很需要推廣。
- 低成本運作，使到榮光免受「大金主」的威脅，可以放膽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。另一方面，這也讓我們可以安心牧養第二類對象，即走來榮光「養傷」的他會信徒。榮光不要搶羊，只希望成為有需要者的中途站、後花園，讓他們有一天能開開心心回到原來的教會裡。大部分堂會都不主張「一人多堂」（一個人參與多過一間堂會，譬如在 A 堂崇拜，B 堂團契），也除了牧養上的考量，也有金錢奉獻上的考量。但榮光不認為一間堂會可以包攬信徒所有牧養上的需要與處境，而且「教會 > 堂會」，讓信徒多見識不同堂會與機構，並無壞處。堂會常擔心信徒因此受到不純正的教導，卻不擔心自己的教

導不完整。而堂會為了包攬信徒所有牧養上的需要（把「堂會＝教會」），結果中小型堂會卻要有大堂會的架構，吃力不討好又浪費資源。

- 榮光崇拜鼓勵奉獻，卻不會每次崇拜都設奉獻環節，不想讓信徒覺得教會很緊張他們的奉獻，也由於不是每次都有奉獻環節，希望他們更加珍惜每次奉獻的機會。我們想讓參加者知道，榮光固然需要奉獻，但需要奉獻的決不只榮光，他們應該去發掘其他有需要、有意義的組織去奉獻。財寶在哪，心也在那，奉獻也是拓展信徒「天國觀」的方式。同樣，榮光鼓勵事奉，卻只提供有限的事奉崗位給信徒，鼓勵他們在外間事奉，也考慮過在崇拜中設「差遣禮」，讓他們不單代表自己，也代表榮光對外奉獻、對外事奉。過去很多信徒批評教會不關心這、不關心那，其實信徒自身的奉獻與參與，不就代表教會嗎？但首先我們不要企圖把他們的金錢與能量都捆綁在所屬的堂會裡，這樣只會以「堂會經驗」限制了他們的「教會經驗」。所以我們提倡一種「藏富於民」的奉獻觀、事奉觀。如果信徒樂捐，待榮光有需要時，不用擔心他們不奉獻、不事奉。
- 不過榮光辦的活動卻要收費（自由奉獻，有建議金額），為甚麼？這也是教導的一部分。有些信徒作了十一奉獻後，就覺得參與任何活動都應該免費，連帶參加外間機構舉辦的活動。當然外間的活動常常會傳奉獻袋，但大部分參加者奉獻的金額都不多，很多時連基本的燈油火蠟都不夠。也許參加者覺得自己已十一奉獻了，這些「額外的」奉獻，意思意思就可以。可惜，你對堂會的奉獻，是不會自動轉帳給機構的！所以外間的機構常常很拮据。有見及此，榮光所舉辦的活動需要收費（有經濟困難者，當然豁免），希望藉此使大家習慣參與外間活動時奉獻時，可「鬆手」一點。現時教會和機構「貧富不均」的情況也很嚴重，我們絕對可以透過奉獻，稍稍改善這情況。

信仰生活之日常，就是信仰生活的內涵；教會的運作形式，能化民成俗，是教會觀的真實體現。

〈「極簡模式」與「散水模式」〉

榮光奉行簡約崇拜，把崇拜程序簡化為：敬拜、宣講、回應、報告、祝福，約一小時完成。此外榮光只提供基本牧養，不會辦太多活動，也不會提供太多事奉。這有幾個原因：

- 香港已有很多教會機構提供許多活動與服侍，沒有必要再加一間設備齊全、服務周全的堂會，重複資源。只須提供途徑讓他們知道有哪些資源可以尋找，這樣才不會以「堂會經驗」來限制其「教會經驗」，讓他們接觸更多基督教事工，開拓其視野，擴闊其天國觀。
- 由於中共對教會的打壓臨近，榮光是為未來作最壞打算，包括無法合法聚會，必須「散水」（作鳥獸散），地下化。榮光鬆散的組織結構，沒有堂址，靠借堂崇拜，無法在主日崇拜等，都讓信徒不必執著於教會與崇拜的名相，無論在何時、何地，只須有幾個人就可以成為教會，舉行崇拜。
- 所以榮光傾向弟兄會的形態，會逐步安排信徒講道，甚至授權信徒施餐，以致他們不會把教牧看得過於重要，能夠互相牧養。他們必須知道怎樣過一個「退而求其次」的教會生活。
- 也因此，我們不傳那個跡近成功神學的「幸福音」，卻傳那十架神學的「幸福音」。
- 榮光是一個實驗，我會在 Facebook⁹把所有的安排，解釋清楚（例如為何不是每次崇拜都收奉獻），讓大家「知其所以然」，方便日後修訂以致廢除。不要把一些偶然性的安排變成必然性的傳統，也方便其他組織參考。

⁹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%E6%A6%AE%E5%85%89%E6%95%AC%E6%8B%9C%E4%BA%8B%E5%B7%A5-101620034699627/>

〈批判思考從評道開始〉

「分色牧養」透過「以分求全（全備的福音）」，除了要「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」，還要宣講整全的福音。聖經講愛仇敵，我們要講；聖經講公義、審判，我們也要講，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。

傳統教會以不能隨便批評講道來「尊重講壇」，然而我們不可能一方面要求信徒不批評講壇，另一方面卻要他們面對異端時能明辨是非。所以需要培養信徒能夠評道，以致有一天當我們自己墮落，離棄真道時，信徒能分辨出來，儘早離棄我們。講道不只是講原則，而是一個演繹「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」的過程，是帶領會眾跳思考的 aerobic，操練他們能明辨是非與真偽。

〈結論：不是加號，而是減號〉

以上就是榮光暫時的運作與理念，由於尚在草創階段，又適逢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，一切都被打岔，需要再作調整。當然，被打岔也是我們要學習的一部分。

無論「幸福台」或「榮光敬拜事工」，都不是甚麼「開了不能關」的組織，我們甚至希望日後親手結束它們，以免成為後人的負累。傳統教會太緊張「死物」，為了維護這些「死物」，往往犧牲了更珍貴的事物。然而最終得救的是一個個的人，而不是一間間的教會。我們不建立教會，只建立人。

傳統教會太過受「發展」的觀念所影響，而且是一種量化的發展觀。無疑在正常時期，我們都是朝著豐富、完整的方向發展；但面對非常時期，我們就要問甚麼是最低限度、最核心的教會生活，承載這套信仰的形式可以簡化、彈性到甚麼程度？前者是一套「加號神學」，後者則是一套「減號神學」——我們可以簡陋到

甚麼程度，仍能過一個豐盛的信仰生活？到底一套怎樣的外在形式，最能承載那與洛桑信約相近的福音派神學？這是我持續在思考的問題。

幸福台與榮光皆是為將來可能面對的衝擊，作出部署，嘗試的新模式。我們作最壞的打算，卻也樂見自己的預言落空。但無論預言是否會落空，卻也是個好時機檢視教會的問題，作出翻新。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六十期 Vol 5, No 2 (April 2020)

(誠蒙作者供稿，謹此致謝！作者乃香港「幸福台」、「榮光敬拜事工」發起人之一。)